石家庄市民热心相助

肃宁烈士孙喜山找到家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杨进涛

70多年前，孙援朝还未出生，父亲就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从此一别便是永远。收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后，一家人三缄其口，再也没提过这段往事。而逐渐长大的孙援朝，对于父亲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他从东北多次回到老家——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韩一分村，探寻父亲的足迹，查找父亲的档案，但始终没有消息。

父亲牺牲在哪里？生前是个怎样的人？多年来，孙援朝一直渴望能找到答案，并将父亲的遗骸带回老家。

直到最近，一张《革命军人牺牲登记表》的出现，让孙援朝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档案。帮助他圆梦的，是石家庄的热心市民崔会影。

孙喜山烈士的儿子孙援朝

外地市民 为沧州烈士寻亲

今年10月中旬，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政府和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继接到一位石家庄市民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崔会影。他在整理姥爷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张《革命军人牺牲登记表》。虽然纸张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见，上面写着：姓名 孙喜山，性别男，出身贫农。系66军196师587团八连副排长，籍贯为河北省肃宁县韩村；1947年4月入党，1948年7月入伍，1951年2月在第四次战役中牺牲，掩埋地为江原道横城郡店村。在功绩一栏里写着：太原立功一次，追赠功一次。牺牲时年仅33岁。

崔会影说，他的姥爷早年参加革命，在抗美援朝中任某连队班长，参加过8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常跟晚辈们讲述入朝作战的情景。

“他的部队隶属于66军196师某团，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他曾亲眼看见，一颗炮弹落在阵地上，一个班的战士全牺牲了。这张牺牲登记表，很有可能就是姥爷曾经的战友。”

崔会影也曾是一名军人，深知这份表格的重要性。他去“中华英烈网”细心地查找，没有查到“孙喜山”的信息，又尝试着寻找孙喜山烈士的亲属。

工作之余，崔会影查询地图、翻阅史料、拨打咨询电话，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域变更，几番查找后，仍毫无头绪。终于，在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获得线索——表中提及的韩村烈士孙喜山，疑似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韩一分村孙氏家族的成员。

多方查找 最终确定信息

信息得不到确定，崔会影和工作人员的脚步就不停歇。河北留善寺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孙亮收到信息后，挨个给村干部打电话，询问岁数大的老人。

或许是巧合，正当孙亮一边照顾患病的父亲、一边跟村干部联系时，病床上的父亲听到孙喜山的名字，一下子激动起来。孙亮凑到老人身边，把照片信息放大。看到熟悉的名字，老人眼圈红了，颤抖地指着名字，说：“对，对……”原来，孙喜山就是孙亮父亲的大伯。

消息在家族群里一发，大家欣喜落泪，纷纷感慨，多年寻找的亲人，终于有消息了。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对表格进行了仔细勘验，又先后到河北留善寺镇、县档案馆查找史料，终于从尘封的档案里查到了孙喜山的相关资料——烈士牺牲证明书、证书存根、烈士家族通知书的存根，与牺牲登记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孙喜山、孙喜三、孙福堂为同一人，就是孙援朝家寻找多年的亲人。

岁月流逝 难掩英烈功绩

孙喜山烈士信息确认，一段英雄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新中国成立前，留善寺镇的韩村是一个大村，后来被分成了5个村。孙喜山家务农为生，1918年，家中诞下一子，起名为喜山，号福堂。

孙喜山从小乖巧懂事，上了几年学，就跟着家人务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踏入中原腹地，炮楼就修在了韩村旁边。眼看着无辜百姓被日寇欺凌，孙喜山秘密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趁着夜色贴标语、传递情报、破坏公路。

1944年9月底，肃宁县全境解放，孙喜山的秘密身份也被家人知晓。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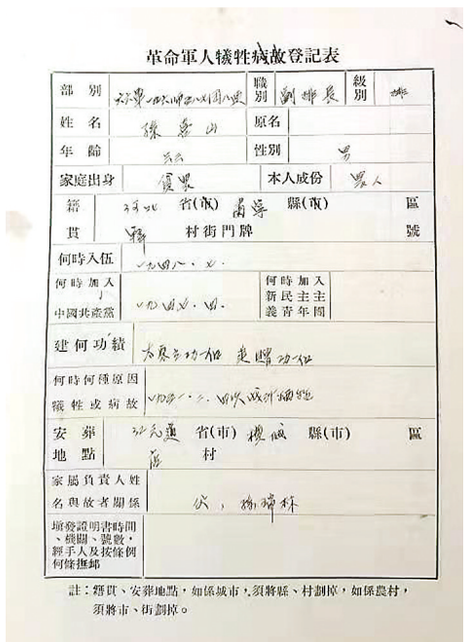
后来，他与邻村一位姑娘结婚。

1948年7月，孙喜山说服了家人，加入了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投身解放全国的洪流中。他作战勇敢，表现突出，1949年4月，在攻打太原的战役中，被记功一次，并被提拔为副排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孙喜山所在的66军与38军、39军等部队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1月，他的妻子生下一子，为纪念孙喜山入朝作战，家人为孩子取名孙援朝。

1951年2月，孙喜山所在的196师587团奉命进至朝鲜鸭谷里地区阻击敌军北犯。

鸭谷里位于横城西北，地势险要，是587团防御阵地的主要支撑点。2月24日，孙喜山所在的阵地遭到敌军猛烈进攻，已经多处负伤的他，依然坚守在阵地指挥作战。一发榴弹袭来，击中了孙喜山的胸部，他一下子倒在了阵地上，壮烈牺牲，年仅33岁。


革命軍人犧牲病故登記表

部別	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第八團	職別	副排長
姓名	孫喜山	原名	
年齡	五六	性別	男
家庭出身	貧農	本人成份	農民
籍貫	河北省(市) 肅寧縣(市) 韓村 村街門牌		區 號
何時入伍	一九四八、七、		
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九、四、	何時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建何功績	太原立功一次 追贈功一次		
何時何種原因犧牲或病故	一九五一、二、二四戰鬥中負傷		
安葬地點	江原道省(市) 橫城縣(市) 店村		區
家屬負責人姓名與故者關係	父 孫福祥		
埋葬證明書時間、機關、署數，經手人及按條例何條辦理			

註：籍貫、安葬地點，如係城市，須將區、村劃除，如係農村，須將市、街劃除。

1951年夏天，孙家人接到了孙喜山在朝鲜牺牲的通知，但名字写的是孙喜三，家人只顾着难受，并没太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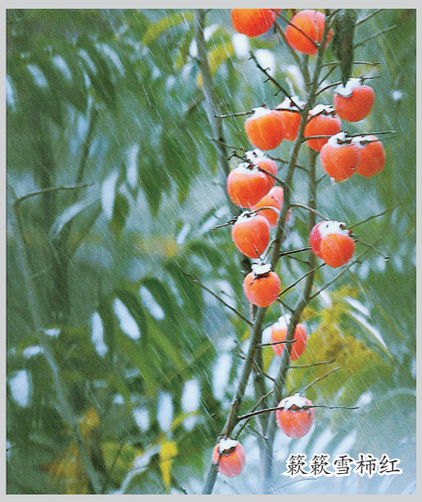
听到消息后，孙喜山的妻子没几年就病逝了。后来，孙援朝就来到了东北四叔家生活。

孙援朝说：“叔叔对我百般呵护，视如己出，家里人也从未提起过我的父亲。只说我有个‘大爹’牺牲在了朝鲜。”

多年来，孙家人始终想找到孙喜山的遗骸。长大后的孙援朝这才知道，“大爹”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孙喜山。每次回老家探亲，他都要打听父亲的消息。他也经常到沈阳烈士陵园，寻找孙喜山的名字。

崔会影发现这张《革命军人牺牲登记表》，让孙喜山烈士的信息得以确认。如今，孙援朝最大的心愿就是迁回父亲的遗骸，让父亲早日魂归故里。

狮城冬韵


簌簌雪柿红

运河落日圆

大雪独赏

片羽

王少华 摄

“驴肉小哥”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周红红

运河小区门口有家驴肉火烧店。门店不大，招牌也不显眼，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烟火气浓。正因如此，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往里多看几眼。

小店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主快言快语、热情开朗，每天堂前灶后地忙碌着、高门大嗓地招呼着：“您来啦，请进”“好吃再来，您慢走”……永远一副快乐无忧、元气满满的样子。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都亲切地喊他“驴肉小哥”。女主则少言寡语、温婉沉静。

男主负责后厨，和面、烤饼、做汤、炒菜，女主负责前台，切肉、切菜、夹肉、收钱。两人各自忙碌，又配合默契，眼神交集间，会心一笑；举手投足处，爱意流淌。

小店30多平方米，十几张小桌，客人总是络绎不绝。让人感觉，无论你何时来，这里都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正因如此，这里也成了周边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

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和先生外出归来，错过了饭时。找了两家店，都说打烊了。于是想到了他家。

已近下午三点，店里早没了客人，小两口也已收拾停当，正在休息。见我们来，小哥马上从躺椅上跃起，说着稍等，然后跑进后厨忙活去了。

不一会儿，火烧、鸡蛋汤就端了上来。当我们略带歉意地表示打扰了他们休息时，小哥爽朗地回应：“只要到这来了，哪怕是煮包方便面呢，我也不会让客人饿着肚子走的。”

吃饭的工夫，就聊起了天。顺便问了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你们一个爱说、一个沉默，性格反差那么大，怎么做到这么和谐的？”

女主没有说话，笑着把目光投向爱人。男主哈哈笑着，连珠炮一样回答：“这样才吵不起架来啊。不光夫妻之间吵不起来，婆媳之间也吵不起来，不是挺好吗？性格反差大，那是老天安排让我们来互补的。”

说着拿起桌边的一块西瓜：“你看这西瓜，瓜皮和瓜瓤差别大不？可是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西瓜。”

没想到“驴肉小哥”活得如此通透，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也如此之强，几句话说得人竟有醍醐灌顶之感。

这时，一直安静的女主也说话了：“他人特好，对老人、我和孩子都很有责任心。他常说让家人生活幸福，是他的责任。”闻此，佩服之余又添感动。就说，回头我采访采访你们啊。结果这一回头，就从盛夏到了寒冬。

采访，是在“大雪”那天的晚上。

冬夜的狮城，北风呼啸，整个城市都被寒冷寂静包裹着。

还不到21时，附近的小店都已打烊，只有他家的灯还亮着。在漆黑的夜里，这灯光显得特别明亮，也特别温暖。

店里已没了客人，二人正在打扫卫生。听我说明来意，高兴得像两个孩子，搬了凳子坐在我的对面，开始讲起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创业的经历。

这时，我也才知道原来“驴肉小哥”叫李波，媳妇叫王素娟。都是河间开发区人。

两人相识是在2004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小哥正在天津打工，是特意回来相的亲。

“一开始，俺不中意她。没看上，不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是因为太洋气了。”回忆往事，小哥哈哈笑着，二人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润。

“她当时穿了双细高跟鞋，前头特别尖，头发也染黄了。我思想保守，当时就想，这么洋气，以后能好好过日子吗？”心里有这顾虑，3天后，小哥婉拒了对方。

谁知女孩对小哥的印象很好，冥冥中感觉这就是那个对的人。于是，过了大半年，她放下矜持，主动联系了小哥。随着交往的深入，女孩身上朴实、善良、孝顺、节俭等优良品质也显露出来。一年后，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接这个店之前，二人一直在河间的饭店打工。沧州这个店过去是小哥的姐姐经营着，为了帮助他们，姐姐把店转给了他们，自己去了外地创业。

夫妻二人把几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交完房租等各种费用，手里只剩下2000元钱。酒、肉等东西都是赊来的。二人诚信经营，食材严把关，用料也讲究，再加上这些年，姐姐也维护下了不少铁粉，生意倒没有因为换了店主受到影响。

小店越做越火，二人虽然每天蜗居在一间小黑屋子里，可感觉生活越来越有了光亮。

心疼妻子的小哥尽可能地把店里的活更多地包揽下来。每天早晨5点，妻子还在睡梦中，他就起床收拾好炉灶，准备好食材，5点40准时开门了。早晨客人少，他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他尽量轻手轻脚，不去惊扰妻子。

8点左右，妻子也起来了。两人吃过饭后，一天最忙碌的时刻也正式开始。

午饭得忙到下午两点以后，晚饭则是在晚9点以后。吃完饭，大概收拾一下，妻子就去睡了。小哥却不行，他还要边和面、边等待几位晚归的出租车司机。

那几名司机是店里的常客，每天都是在晚上11点半左右才来，每周都要来个三四天。这顿饭不过是十几元的利润，但小哥还是愿意牺牲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等待。

他们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故事，大家萍水相逢，却总能相谈甚欢。生活有太多的不易，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去纾解那些郁结于胸的糟糕情绪。位于街角的这家小店，便不仅成为夜归人温暖肠胃的地方，更是扫除一天疲惫和郁闷的所在。而小哥的好性情也总能感染到他们，让他们在寒夜里既暖胃又暖心。

送走这最后一拨客人，再简单收拾收拾，往往就到了凌晨一点。这样算来，小哥每天也就睡4个来小时。累是肯定的，有时看着饭，一口都不想吃。但一想到老家的父母和孩子，他就又瞬间充满了力量。“把生我的平平安安养老，把我生的健健康康养大，让相爱的人快快乐乐变老，这就是我的责任。”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春夏秋冬，日暮晨昏。不知不觉间，两人在沧州这座城市已经打拼了近10年。两人在平凡的生活中，不仅感受着不一样的夫妻情深、幸福默契，也感受着这座城市的侠肝义胆、友好良善——“沧州这座城市是真好，我们遇到的也都是好心人。”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有桌客人吃完饭忘了结账就走了。当时店里客人多，小两口也没注意到。客人快到家了才忽然想起忘了结账，于是又赶紧把钱送了回来。

还有一次，3位客人结完账走了。收拾桌子时，小哥忽然发现桌下的啤酒还剩下半箱，结账却是按整箱算的，显然客人也忽略了这点。小哥赶紧跑出去追他们，把多算的钱如数退回。客人很感动，没过几天，带了一屋子的朋友来吃饭。还微笑着问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又回来吗？”

小哥怎会不知道呢？善良友好，是会相互传递的。正因如此，他也常告诉自己，不要把利看得太重。

近些年，许多餐饮店都在网上开了外卖。他也开过，营业额是上去了，可一个多月后，却坚决停了。原因竟是，火烧、馄饨、炒菜，过二三十分钟再送到顾客手里，口感味道就不是他想要的效果了。而且顾客还要额外负担派送费等，得多花不少钱。“不好吃，还要多花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做生意不光是为了赚取利益，而是为了赚取人心。”妻子知道这是他的原则，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条件支持。在他们看来，一家人和和气气、快快乐乐，远比赚钱重要得多。

在这样一个寒夜，听他们的故事，心中涌动着阵阵暖流。

人人都渴望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往小里说，一个家庭三观正，满是责任和温情，这就是幸福；往大里说，坦坦荡荡，不坑人不骗人，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心安理得，这也是幸福。

而这，不正是这对小夫妻的幸福生活吗？

魏志广 摄